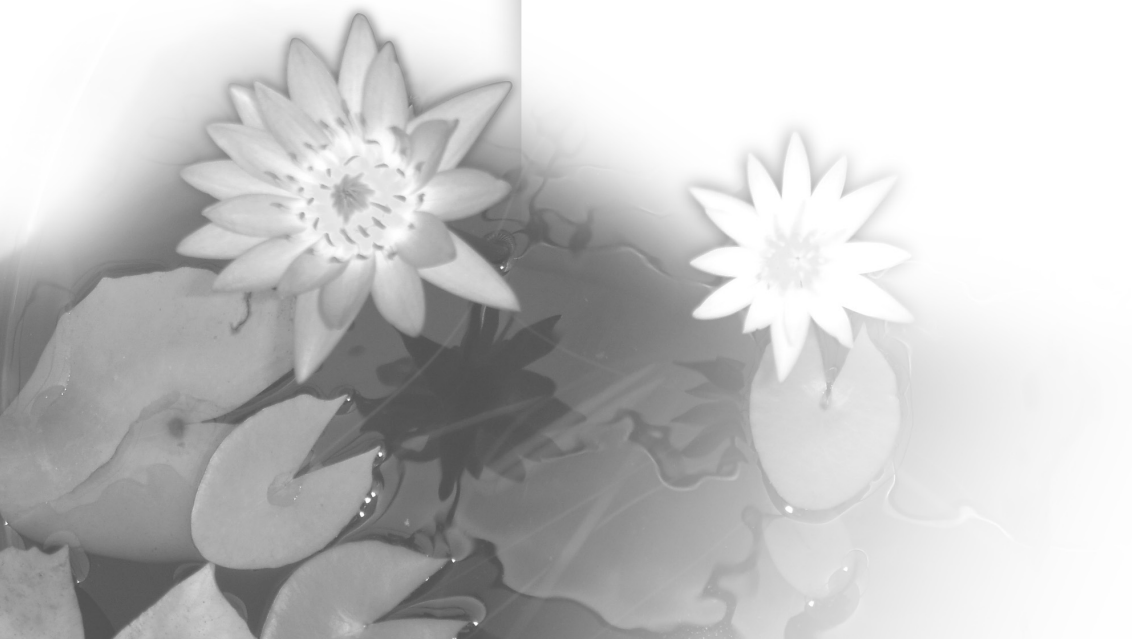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壹】

學佛因緣



我早年接觸佛法，是因為我母親的關係。我母親是一位傳統的虔誠佛教徒，卻不瞭解什麼是正信的佛教，就像早期臺灣一般的佛教徒，只是到寺廟拜拜，對於神、佛的差別是不太清楚的。我父母都不識字，他們那個時代很多文盲，大都因為經濟因素，從來沒有機會上學念書，但我母親心地善良，慈悲好施，明辨是非，我很幸運能在這樣一位慈愛母親的呵護和薰陶下度過很快樂的童年。

我從小就常隨母親到寺廟，小時候不懂，只是去玩，真正學佛的因緣是在我念東吳大學二年級的暑假。因為突然生了一場



俗家母親李林招治女士

病，得了慢性腎臟炎，身體一直積水變胖。這是很麻煩的病，沒有立即致死的危險，卻也不容易痊癒，麻煩的是什麼也不能做，尤其不能拿重物，也不能吃鹹的食物，後來我就休學。休學期間其實就是我學佛因緣的開始。二年休學期間，母親無微不至地照顧我，更帶著我到處求神拜佛，尤其是臺南縣六甲鄉的龍潭寺更是我們常去的地方。

有一次我們去六甲龍潭寺禮佛的時候，有位深上法師對我說：「你認識字，又在念大學，你可以拿佛書回家看。」她給我一本《釋迦牟尼佛傳》，是一本給小孩子看的圖畫書。由於當時我對佛法幾乎完全陌生，這本簡單而深具啟發性的書，給我極大的震撼，我深深感受到佛陀精神的偉大，於是產生深入探究佛法的心願。從此以後，我就自己開始到處借書、找書來看，雖然毫無系統，而且大部份也不完全瞭解，但是心裏卻充滿法喜，也漸漸地對佛法產生堅定的信心。大約一年後，我就歸依龍潭寺的住持微微法師，成為真正的佛教徒。現在回想起當初學佛的因緣，還是非常感謝深上法師的善巧，正因為她不是給我一本深奧難懂的佛典，而是

適合初機閱讀的《佛陀傳》畫冊，再加上其中令人感動的佛陀一生事蹟，才很自然地就接引我走上學佛的道路。所以我常說龍潭寺和深上法師是我學佛的助緣，而接引我信佛的正是釋迦牟尼佛。

休學二年後，我又回東吳大學繼續念書。當時大學生學佛並不普遍，像現在所謂的「佛學社」並不多見，也很少有講經說法的人，況且我就讀的東吳大學還是基督教學校，整個大環境都跟現在不一樣，學佛的機會不是那麼多。佛教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教義，記得我剛讀大學時，住在東吳大學學生宿舍，舍監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，每個禮拜六下午或星期日早上，她就來了，要我們去教堂，大家都躲起來。其實，她很虔誠，是很好的人，但是就引不起我接觸基督教的興趣。兩者相比較，還是佛教的教義能令我信服。

復學以後我沒有再住學校宿舍，因為東吳大學的女生宿舍在半山上，須爬很多的階梯才上得去。母親怕我太辛苦，就在學校附近的山腳下幫我租了房子，因而認識東吳大學的同學陳素素和林梅芳。剛巧她們都學佛，我們相處得很融洽，後來成為莫逆之交，也

都走向學術之路。陳素素現任教東吳大學中文系，林梅芳也曾任教中央大學英文系。

我們租的房子就在妙侏寺的山腳下，課餘我們常常上妙侏寺禮佛，於是漸漸熟識寺內的法師們。到了大四那一年，我們三人乾脆拜託她們讓我們寄住在妙侏寺。承蒙當時妙侏寺住持性寬法師的慈悲，讓我們以很便宜的房租寄住寺內，這一年能親近三寶，又能與好友為伍，是我的學生生活中最快樂的一年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儘是美好的回憶。



與師公^上印^下順法師（中）、皈依師父^上慧^下瑩法師（右）合影

就在我們寄住妙侖寺的時候，慧瑞法師也來妙侖寺掛單。慧瑞法師是印順導師的高徒，她看我們三個年輕的大學生個性單純，有心學佛，所以也樂得與我們結交。有一次，她就跟我說願意幫我介紹她那位住在香港的慧瑩師兄，要我歸依她，我當然說好。果然，在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年，慧瑩師父從香港到嘉義妙雲蘭若拜望印順導師時，慧瑞法師馬上通知我，我就到妙雲蘭若歸依師父，印順導師也就成為我的師公。因緣真是不可思議，如果沒有借住在妙侖寺的那段因緣，我也無緣親近德學兼備的慧瑩師父。



1985年左右恆清法師（右二）赴香港拜望皈依師父慧瑩法師（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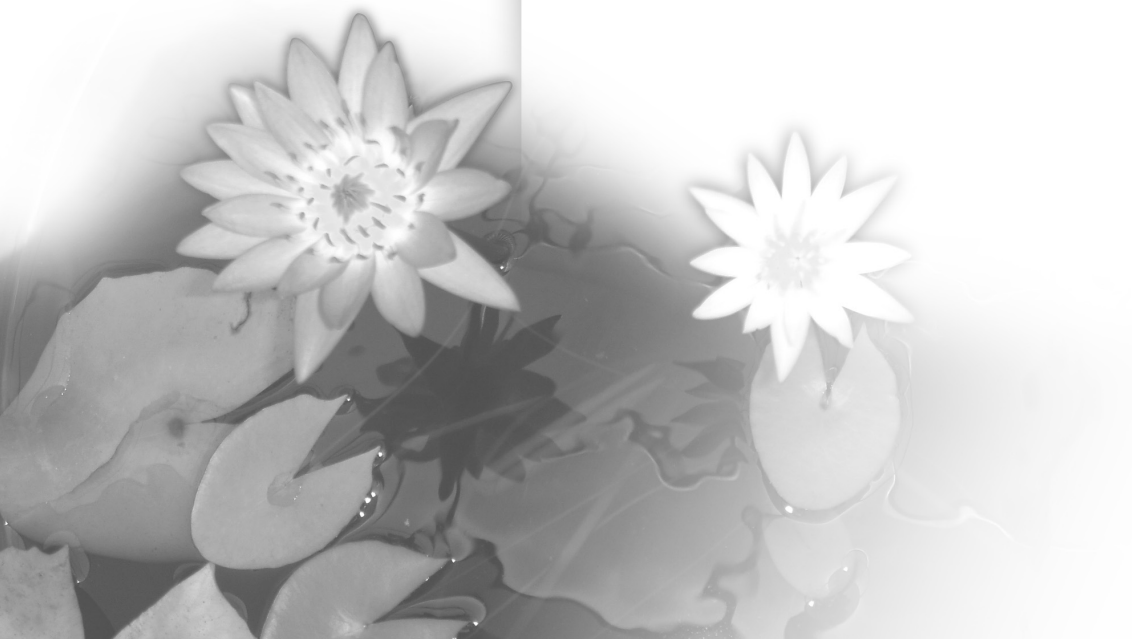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回家鄉新營興國中學教書。當時的興國中學是個不起眼的私立初級中學。我教的是英語課，並擔任初一女生班的導師，每天都有六、七堂課，而且早上七點就得到校陪學生早自習。由於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，興國中學已成為南部的明星學校。在興國中學教了三年書，這段期間可以說是我醞釀出家念頭的時間，我漸漸發現出家是我的理想，是我想要走的路。但是我比較理性，不會像現在有些女孩子，一發大心，立刻就出家，結果又被父母親找回去，我沒有那麼戲劇性的出家過程。因為父母親希望我結婚，不同意我出家，我也就不急著出家，而是慢慢地學佛，給自己多一點理性的思考空間，來確定自己選擇的道路。而三年書教下來，我發現自己滿喜歡教書的。在那個年代，只要大學畢業，即使你完全不懂教育也可以教書，不像現在要當老師一定要修教育學分。所以我想一想之後認為，既然我喜歡教書，又不想結婚，不希望在家裏被父母逼婚，而且我也應該懂一點教育的東西，所以我就決定乾脆出國去念書，於是著手開始申請學校。

三、四十年前，如果要到美國念書，除了要考

托福之外，一定要先通過教育部的留學考試，除非有申請到美國學校的獎學金。也就是說，有獎學金就可免試出國。我很不喜歡考三民主義、歷史、地理之類的科目，所以我不想參加「留考」，想試試申請獎學金，看看能不能免試出國。我的想法是，反正申請得到就去，申請不到也沒關係，我做事的原則，一向是盡力而為，其他的就一切隨緣。申請之後，獲得一個免學費的獎學金（tuition scholarship），也就是說免繳學費，但生活費自理。那時候只要有獎學金，即使只是免學費的獎學金（不必一定要全額獎學金full scholarship），也可以免試出國。就因為這樣，我就出國了。出國之後，我念的是教育，專攻Educational Counseling and Guidance，中文稱為「教育輔導」，我念了一年半就拿到碩士學位，那時候我父母親年紀也都七、八十歲了，加上我自己也不想待在美國，於是念完書後就回臺灣，到我的母校東吳大學擔任外文系講師，兼任學生輔導的工作。

【貳】

從出家到佛學深造



一、遠赴美國萬佛城出家

我生命中一個很大的轉折，就是1972年到1975年在東吳大學教書的時候，這段時間對我來講也是學佛很重要的一個階段。教書第二年的夏天我母親往生，第三年夏天我父親往生，他們往生之後，我就不再有世俗的責任和牽掛，也就是說，我出家的因緣成熟。在此之前我雖然想出家，但是父母親年紀都大了，我也不便勉強，就先從事我喜歡的教書工作。剛好這二年中，他們相繼往生，我母親七十五歲往生，我父親八十五歲往生，我可以安心選擇自己要走的路。

另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因緣，那就是我在東吳教書的第二年（1974年）遇到未來的師父宣化上人——美國萬佛城的住持，那段時間他到臺灣弘法，報紙以很大篇幅報導，尤其是金山寺苦修的道風。那些報導和讚揚使我對金山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再者，因為他的徒弟很多是外國人，所以他們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。苦修和英譯佛典都很吸引我，對一個初學佛，又想出家的人，如果是很努力修行的道場，當然很有吸引力。此外，我也想學譯經，因為我大學念的是外文